

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雷志梅^{1 2}

(1.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 达州 635000; 2.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0047)

摘 要:通过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思想内容进行梳理,深化了对两种理论的认识。前者主要是一种文化批评理论,后者则主要是一种翻译实践理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的揭示及其对抗上,不同点在于翻译作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践行的一个场所,具有更深刻的内涵。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1750(2010)04 - 0131 - 03

无论是在文化研究领域还是在翻译研究领域,后殖民主义都是一个热门话题。而无论是在文化研究领域内还是翻译研究领域的后殖民主义,无一例外地都要从后殖民主义的来源、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思想理论谈起。因此,赛义德的《东方学》、斯皮瓦克为《论文字学》撰写的《译者前言》以及她的“第三世界妇女论”、霍米·巴巴的“话语权利”和“文化身份”理论等就成了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典范。由于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而且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所以一般只能对这个理论的主要面貌进行概述。那么,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否同一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本文打算从这个角度入手分别探讨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思想内容。

一、后殖民主义理论

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作为一种广义的具有强烈革命性和解构性的文化批判理论思潮,后殖民主义已经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的文化理论思潮。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思想体系,对于它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尚无明确定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如果从学缘谱系的历史追溯来看,最初由文学、文化研究源起,然后逐渐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渗透。后殖民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即指在时间上继殖民主义解体之后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又具有超越殖民主义的含义,带有新殖民主义的含义。在全球化时代生存境况下,后殖民主义已经蔓延到非殖民关系的强势国与弱势国之间的不平衡性、不平等性关系上。因此,后殖民理论是一种熔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于一炉的集合性话语,它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并以其文化政治批评性和意识形态性的视角考察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对其旧有殖民地文化、政治上的影响,以及这些殖民地又是如

何应对这些影响的。

1. 霸权思想

殖民霸权思想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关注的不是经济、政治上的殖民霸权,而是文化上的殖民霸权,即与政治、经济统治并行的文化统治,通过这种统治,被殖民者最终被教化成为殖民者顺服的奴隶。这一理论来源可以直接追溯到葛兰西的“国家权利”思想。赛义德借鉴了这一理论,建构了自己的理论,即《东方学》。《东方学》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一种基于对想象的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第二层含义则指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与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的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权力压迫方式。这样一来,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纯粹的影响与被影响、制约与受制约、施予与接受的关系。基于这种不平等关系,所谓东方主义便成了西方人出于对东方人或第三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东方神话。在这部著作中,他揭示了西方的东方学话语中隐含的一种霸权意识。西方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种霸权在文本表述中的体现便是东方想象,西方人对东方进行一种主观的重构,把东方描述成陪衬性的他者。这种霸权思想人们常常把它理解成政治上、文化上、思想意识的霸权。后殖民主义进而把这种理论的视域扩展到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

2. 话语权利

殖民霸权思想不仅表现在文化和思想意识上,更表现为殖民文本的话语霸权。赛义德的《东方学》便是通过对宗主国文本中殖民话语与权力的分析,揭示出“东方为西方而存在,是西方人创造了东方”这个殖民霸权的事实。他说,“是关于东方人或臣属民族的知识使他们的管理轻松而

收稿日期: 2010 - 05 - 11

作者简介: 雷志梅,女,四川渠县人,硕士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有效;知识带来权力,更多的权力要求更多的知识,于是在知识信息与权力控制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殖民话语的理论家们将有必要追溯帝国主义物质侵略与知识暴力之间的联系,揭露它对殖民世界的意识形态的表达与宗主国强国的帝国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殖民者是殖民地和被殖民者的言说者,但是殖民者说的是他想要这样说的,在他对殖民地和被殖民者进行言说之前已经预设了一个他所需要的取舍尺度。一言以蔽之,他需要殖民地以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他者”作为宗主国殖民者的陪衬。他所言说的不是他所见到的,殖民地的真实成为他们言说之外的缺席者。这种话语权体现了一种知识的霸权。

斯皮瓦克的“第三世界妇女理论”也是这一思想的体现。第三世界的妇女处于被两重甚至三重边缘化的状态。第三世界在西方宗主国的目光凝视下是一种女性的形象,是世界的边缘;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又处于男性社会的边缘,她们是边缘的边缘,是彻底的失语者、不在场。“宗主国的男性和殖民地的男性都可以剥夺妇女的话语权,代替妇女言说,为妇女命名”。在这两种命名中,唯独没有妇女自己的声音。

由此可见,被殖民者话语权利的丧失在本质上仍然反映了一种赤裸裸的霸权关系,只不过这种霸权并非由政治或者暴力产生,而是由知识的掌握权所控制的。

3. 文化身份

后殖民时期,在抵抗和消解殖民霸权的过程中,如何确定被殖民者自身文化身份也成了后殖民理论家关注的热点。霍米·巴巴关注的焦点就是被殖民者文化身份的定位问题。由于殖民者对被殖民者长期的文化渗透,被殖民者不得不用殖民者的话语来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而,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变成了文化渗透与认同的关系,殖民者外在的强迫变成了被殖民者内在的自觉。巴巴认为,这种异质文化的杂交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如何在这种渗透杂交中保持弱势文化的合法性存在。他强调差异性,强调弱势文化保存自身的文化身份。他不赞成把东方/西方、殖民/被殖民当做清晰可辨的对立两极,而是“含混矛盾的杂糅”。为说明殖民话语的“含混矛盾的杂糅”,霍米·巴巴提出了“模拟”的概念。当然,他作为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理论家,更突出殖民地话语“模拟”的社会功能。

4. 抵抗与消解

Robinson在《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的解释》一书中对后殖民理论作了系统的归类,他认为后殖民研究包括“殖民地怎样适应、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以及20世纪末期所有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主要指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应、冲突和抵抗”。殖民地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被殖民地国家进行殖民、文化渗透的过程,同时也是被殖民地国家不断反抗殖民霸权和反渗透的过程。我们的时代已经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后现代的主要特征是深度模式的削平、历史意识的消失、主体性的丧失和距离感的丧失等等。后现代主义文化是处于扩张中的消费文化。在

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中,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第三世界则是被动的接受者。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果不对这种文化入侵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和有效的策略,就会有丧失本土文化原质的危险。因此后殖民主义不仅要批判和消解来自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权,更要在保持本土文化异质性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与第一世界文化进行有效交流对话的空间。

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在后殖民批评语境下所建构的一系列有关翻译的概念、判断和喻说。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主要关注翻译在殖民化过程中所撒播的权力机制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抵抗的历史、挪用的历史、间隙的空间、分裂的空间等,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批评话语。后殖民主义介入翻译研究,直接促使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生,使翻译学研究由传统的语言学范式转向文化范式,即对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历史环境因素如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的研究。总的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就是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消解和批判,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则是在翻译研究领域内推广以解构主义为中心的各种后结构主义理论。消解了翻译过程中文本、作者和译者的中心地位,把目光放在了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方面。

1. 权力关系

翻译研究与后殖民主义最核心的焦点就是权力关系。翻译中原语与译语、原作与译作的不平等关系是殖民霸权思想的一种体现。由于语言之间差异性的存在是绝对的,翻译作为一种实践,造就了或在其中体现了殖民主义操纵之下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赛义德在《东方学》中就对东西方语际间的权力转换问题做出过精辟的论述。当讨论到作为译者的雷恩作品里隐含的一系列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权力问题时,赛义德指出,“作为穆斯林行为的……中介者和翻译者,雷恩进入了穆斯林的世界,但进入的程度只是停留于能用电压的英语散文来描述这一世界……他的信仰不真诚,其实质在于他具有伪装的信教者和特权的欧洲人这两种身份,而后者无疑削弱了前者”。他进一步指出,“作为学者,雷恩的遗产对于东方并没有什么价值,而只对他自身所在的欧洲社会的各种机构有价值”。斯皮瓦克就此提出了后殖民主义是如何聚焦翻译与殖民化之粘连的问题。即从原文到第三世界语言的翻译往往是不同的政治活动。因此翻译在殖民化过程中以及在播撒殖民地人民的意识形态方面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翻译在后殖民语境下构塑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滋生了对原作的改写、暴力、添加、挪用等殖民主义话语。斯皮瓦克特别关注翻译所导致的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大量的变形现象。她严厉批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她们主张欧洲以外的女性主义文本都应译为强者者的语言“英语”,其结果是一个巴勒斯坦女性的文本往往酷似一个台湾男性的文本。

2. 解构、阐释、消解

在翻译实践中,人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翻译究竟

应该以谁为中心? 传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认为, 翻译是一种语言转变为另一种语言的实践, 因此应该以原作为中心, 译者除了对原作忠实外别无选择。在后殖民语境下,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 是一种论理、政治行为。翻译的问题成了有关再现、权力以及历史性等问题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场所。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就是揭示在一种文化翻译另一种文化, 尤其是西方文化翻译非西方文化或文本时存在的暴力行为和遮蔽现象。因此, 翻译的中心变成了对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权力的追寻。解构主义翻译认为, 意义的终极阐释始终是缺席和不在场的, 因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只能是一种缺席的在场。正是这种缺席的在场使意义得以不断地延缓, 从而导致了终极意义的不可能获得。这就是解构批评家对文本阅读和阐释所抱的态度。可以说后殖民翻译的原则就是解构和去中心化, 其针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批判性则更加鲜明。由于解构理论的一个重要视点就在于其对西方哲学界和语言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和消解, 在后殖民主义论争中, 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也包括语言上的霸权是批判和消解的对象, 而解构主义翻译不仅消解了原作以及原语在翻译中的中心地位, 还对传统的语言学翻译范式在本质上进行了解构, 使文本的意义变得不确定, 译者的地位得到凸显, 翻译中的权力问题成了核心话题, 翻译的过程也变得更为复杂。

3. 混杂、模拟、第三空间

第三世界国家在后殖民时期为抵抗来自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权, 努力寻求自身的文化身份方面做出了各种努力和尝试。同样在翻译领域内, 翻译家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他们一方面要促进东西方之间文化的平等交流, 另一方面尤其是对于来自第三世界的翻译理论家, 更要努力探寻自身的文化身份。

在《翻译与帝国: 后殖民理论阐释》中, Robinson 就提出了“全球化使得一直被压抑在文化边缘地带的旧殖民地国家的文化身份变得日益模糊, 那里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寻找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和身份认同。某种翻译理论的出现正是当地知识分子为寻找文化身份而做的努力和尝试。”巴巴对全球化的认识显然不同于那些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论者, 他认为, 一方面, 全球化使得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变得更模糊了, 霸权文化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影响弱势的文化, 但另一方面, 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也不甘示弱, 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默默的、无形的反抗。这种抵制和反抗主要表现在文化上的反渗透, 因此文化上的多样性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毫无疑问, 在后现代空间和后殖民时代, 文化的差异变得更为突出了, 即使是最为纯洁的白人霸权文化和殖民话语也被后殖民主义者弄得“混杂”和“模棱两可”了, 正是这种混杂造成的空隙出现了一些新的东

西, 并形成了一种既非此又非彼的“第三空间”, 这正是文化翻译所赖以进行试验的基础。

4. 巴西食人主义

另一种有益的探索来自巴西食人主义理论。巴西食人主义源于巴西反思昔日殖民地的巴西及拉美各国与欧洲宗主国之间在文化上的关系。他们要彰显自己的多元文化, 拒斥原来作为欧洲附庸角色, 并达成共识, 巴西只有吃掉欧洲, 才能在文化上找到自我, 实现文化认同。即殖民者与他们的语言共同遭到吞噬, 并且他们的生命力在一个适用于本土人们需要的纯粹全新的而又充满动力的形式里使吞噬者获得再生。“吃”不是占有全文, 而是解放全文, 指译者“消化”原文后获取的一种自由。“吃人”翻译理论的产生是后殖民语境下巴西知识分子寻找自身文化身份的一种渴求和努力。

三、结 语

总之, 后殖民理论是一种熔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于一炉的集合性话语, 侧重分析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前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 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干预。后殖民研究范围既包含殖民主义结束以后的文化状态、殖民主义开始之后的文化状态, 也包含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权利关系。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翻译实践的过程, 认为不同的文化间存在着权利差异, 关注隐藏在译本背后的两种文化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 旨在通过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间的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关系来深化对翻译实践的认识。后殖民翻译理论不仅彻底瓦解了不平等的二元权力结构, 而且对翻译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参考文献:

- [1] 王宁. 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转向[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 [2] 萨义德. 东方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3] Douglas Robinson.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 [4] 张柏然. 翻译理论研究的新课题[J]. 广东培正学院学报, 2008(3): 12-15.
- [5] 杰里米·芒迪. 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6] 费小平. 翻译的政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7] 胡翠娥, 杨卉. 试论中西语境下的“翻译的政治”研究[J]. 中国翻译, 2009(2): 5-10.

责任编辑: 陈强, 王彩红